让文学经典在舞台上生长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聂晶

长空溢彩，大地流金。10月16日至11月5日，作为我国规格最高、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级综合性文化艺术盛会，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以下简称“十四艺节”）在川渝两地隆重举行。

在众多参评剧目中，我们不难发现，不少热门剧目都是由当代小说甚至是茅盾文学奖力作改编而成。

当文学遇见舞台，将会展开一场怎样的艺术对话？

这，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因为从文字到肢体的转换，从小说的内心独白到舞台的视觉呈现，其间发生的不仅仅是内容的搬运、形式的改变，更是完全不同的艺术语言间的深度融合，是一场场文化传承的深刻变革。

在此，我们选取了6部参评剧目——《正红旗下》《尘埃落定》《俗世奇人》《生命册》《北上》《谁在敲门》，它们在完成从书页到舞台的艺术迁徙中，亦完成了一次剧场与书房的深度对话，从而更加绚烂地展现出经典作品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在这场艺术转化中，最动人的莫过于文学意象向舞台意象的创造性转化。《生命册》中那片厚重的黄土地，在舞台上化作了旋转的黄土高坡和冰冷的钢筋框架，将知识分子在城乡之间的精神漂泊具象为可见的空间囚笼。徐则臣笔下的《北上》，大运河不再是文字的绵长叙述，而成为多媒体投影下流动的视觉史诗，灯光巧妙切割时空，让百年的历史长河在方寸舞台间静静流淌。

《谁在敲门》将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凝聚在一扇具象的“门”中，这扇门既是现实的家门，也是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象征之门。老舍未竟的《正红旗下》，舞台创造性地引入了作家本人的视角，让他在时空间自由穿梭，与笔下人物对话。

冯骥才的《俗世奇人》将散点式的短篇故事，通过“奇人擂台”的框架巧妙串联，并注入曲艺元素，让文字中的市井气息在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而《尘埃落定》中土司家族的兴衰史诗，则将小说中的历史厚重感转化为诗意的音乐和视觉语言。

这些改编作品的成功，在于它们深刻把握了文学与戏剧两种艺术形式的本质特征。在“十四艺节”的舞台上，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经典文学与当代戏剧理念深度交融的艺术佳作。这些作品既忠实于原著的精神内核，又大胆运用现代戏剧语言进行创新表达，让经典在新时代的语境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当幕布升起，灯光亮起，经典作品正在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篇章。

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
书评投稿邮箱：cqrbdsb@163.com
电子书 有声书
扫码即可阅读、收听

《正红旗下》

原著作者：老舍
出版时间：2016年首次出版

《正红旗下》是作家老舍于1962年创作的一部未完成自传体长篇小说，以清末北京社会为背景，通过旗人家庭的生活变迁展现清王朝覆灭前的社会暗潮。小说从老舍出生写起，刻画了王掌柜、福海二哥等鲜活的小人物群像，反映庚子事变前后社会动荡与民生凋敝。作为老舍最后一部小说，其语言风格细腻凝练，充满幽默与悲凉的交织。

话剧演出单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全剧以老舍先生的自传体形式呈现，从“我”的第一视角将老舍出生前后，清王朝走向没落时的北京城展现在舞台之上，犹如一面镜子折射了当时社会的百态万象。在得天独厚的文本高度的基础上，北京人艺在二度创作上充分展现出剧院排演京味戏的独特优势，进行了大胆创新，在叙事与舞美上实现了双突破。比如以老舍作为叙述者，串联起整个剧中碎片化的叙事，通过他的“所听所见所想所感”联结历史和时间，多空间、多维度地去展现剧中情境。

《俗世奇人》

原著作者：冯骥才
出版时间：2000年首次出版。2018年，《俗世奇人》（足本）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俗世奇人》是冯骥才创作的短篇小说集，1994年首发于《收获》杂志。

后结集出版的《俗世奇人》以精妙笔墨勾勒清末民初天津卫的奇人异事，书写天津卫的地域风貌、风土人情、生活风尚。该作品语言凝练如金、情节奇崛跌宕，既有对民间技艺、智慧、经验的生动描摹，亦饱含作者对传统文化的关照与思考；既能令人感受到其中氤氲不散的些许古典气质，又会被其质朴翔实的白话叙述打动。

话剧演出单位：天津人民艺术剧院

该剧并非只凸显小说中浓厚的天津色彩，而是更大格局地将故事背景放大到贯穿京津大运河沿岸的奇人异事，而这也让业内外观众对剧本改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位位奇人鲜活生动，一桩桩俗事引人入胜，一众奇人聚集于此，上演了一段精彩绝伦而又富有人生哲理的话剧故事。此出话剧，由知名演员刘敏涛主演，特邀热播剧《人世间》中“春燕妈”的扮演者、老戏骨徐松子加盟。领衔主演的刘敏涛作为酒馆老板娘关二姐独挑大梁，十分令人期待。

《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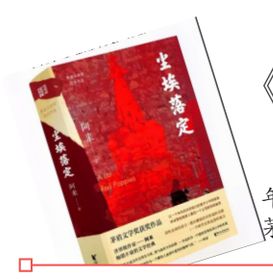
原著作者：徐则臣
出版时间：2018年，2019年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北上》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北”是地理之北，亦是文脉、精神之北。大水汤汤，溯流北上，该小说力图跨越运河的历史时空，探究普通国人与中国的关系、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探讨大运河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以及世道人心变迁的重要影响，书写出一百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一个民族的旧邦新命。

话剧演出单位：中央戏剧学院
杭州话剧艺术中心有限公司

这是杭州首部以运河为背景的大型话剧。改编后的话剧以古今交织的叙事线索，时空并重的精巧结构演绎由杭州至通州、绵延运河两端的人间世情。

同时，多媒体影像与榫卯结构船只的动态组合，让更多运河地标“活”在舞台上，观众仿佛置身千年水道；搭配灯光设计，也使其剧中人物的情感进一步得到深化，意大利人小波罗与翻译谢平遥的百年追寻，与当代后人“沿着运河找自己”的旅程构成一种镜像关系，家国情怀在“河运、国运、人运”的史诗中层层递进。



《尘埃落定》

原著作者：阿来
出版时间：1998年。2000年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小说描写一个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瓜儿子。这个人人都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但却有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并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小说展现了独特的藏族风情及土司制度的浪漫和神秘。作家阿来通过对比喻、拟人、移就三种修辞格的巧妙运用，使作品语言更加生动、活泼，凸显了作品明快、灵动的语言美感。

歌剧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重庆交响乐团）

该剧以歌唱为主要叙事抒情手段，运用对唱、独唱、重唱、合唱等多种形式，情感层次丰富，戏剧张力强烈。多声部重唱成为音乐点睛之笔，人声交织推动剧情立体饱满。浓郁的藏民族音乐风格贯穿全剧，既强化戏剧张力，也彰显出独特的歌剧魅力。

《生命册》

原著作者：李佩甫
出版时间：2012年。2015年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生命册》是作家李佩甫继《羊的门》《城的灯》之后，“平原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这是一部自省书，也是一个人五十年的心灵史，讲述孤儿吴志鹏（“丢”）从乡村到城市的挣扎成长，展现金钱与良知、理想与现实的多重矛盾。追溯了城市和乡村时代变迁的轨迹，书写出当代中国大地上那些破败的人生和残存的信念。

话剧演出单位：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有限公司

话剧《生命册》历时5年制作。创排期间，主创团队跟随原著作者李佩甫先后三次前往黄河流域周边市县深入生活，采风创作。在西安、北京、济南等地先后召开13次专家研讨会，剧本八易其稿，剧目13次修改提升打磨。编剧李宝群数易其稿，最终确定了“以‘丢’为叙述核心，现实与历史双线交织”的叙事结构。

舞台上，50余名演员以“群像叙事”，勾勒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众生相”，用跨越半个世纪鲜活的时空记忆，激发包括观众在内的每位“主角”在时代洪流中的自我审视与深层叩问。

《谁在敲门》

原著作者：罗伟章
出版时间：2021年

小说以“父亲的病”为导火索，将子女们的内心世界逐一“炸裂”，从得知父亲住院时的张皇失措，到病房陪护时的手忙脚乱，从选择放弃治疗时的迫不得已，到直面父亲去世时的追悔莫及，各种复杂微妙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兄弟姐妹间相同的悲痛和不同的难处，凝练成对生死、道德、人性的感慨与叩问。

话剧演出单位：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话剧院有限公司

该剧以许成祥老人生命终章为叙事切口，通过许氏家族三代人在时代变革中的命运沉浮，展现家庭矛盾、情感纠葛与社会变迁的复杂交织。剧目创新采用“版税制”酬劳模式，将主创收益与演出场次直接关联。舞台设计还原川东北民居院坝场景，融入方言俚语与地域元素，构建写实主义美学风格。

川渝联合创演的改编，保留原著的川味与生活质感：演员全程使用巴蜀方言，舞台搭建实景院坝，角色手持搪瓷缸、老蒲扇等道具，还原川东乡村风貌。

[百本好书送你读]

《到明朗处去生活》：“真”与“细”里见明朗

■泥文

作家郁达夫曾说，现代散文需兼顾自我与社会，即使抒情散文也应点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体现“一粒沙里见世界”的境界。观近现代散文写作，能够产生一定影响的作品，大抵如是。在欣赏散文选集《到明朗处去生活》之后，“真”是我的第一认识，情感的“细”是另一认识。每一位作家的个性都在这个“真”与“细”里体现无遗。

散文选集《到明朗处去生活》，收录了20世纪30年代至今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品36篇，作者有老舍、季羡林、汪曾祺、史铁生、迟子建、刘亮程等21位作家，每一位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的作品虽各自的书写手法不一，但无独有偶，都是就身边的实际出发，以小见大，以小我见大我，而后成其厚重，见其斑斓。

《到明朗处去生活》共分6辑，每辑6篇。如果宏观一点讲，36篇散文都是与“炊烟”有关的那些事，而“炊烟”又是与社会紧密联系的。迟子建的《暮色中的炊烟》，将炊烟具象化，落到实处，以淳朴的语言、稳健地叙述，将一个特殊时期的炊烟，落户在北极村，中苏边境上，“那时候村中的人很忌讳和她来往”“那炊烟总是按时按晌地从屋顶升起，说明她生活得有滋有味的，很有规律。大家也就很放心”。直到“连续两天都没有发现那烟囱冒出一缕炊烟”，就知道俄罗斯老太太已经不在人世。“炊烟”反映的人民的情怀也就可见一斑了。肖复兴的《饺子帖》，从北大荒到北京，从北京到美国，人与人的变换，场景与场景的变换，生活与生活质量的变换，而馅，始终是中国的，这是家国情怀的一种表达。

作家这个身份，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在对生活反刍的境况下产生的。对于过往与现在，作家在大脑里搅拌，而后于笔端进行流淌式呈现。过往，是基于现在社会环境和语境来界别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往，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愿意将过往表现出来。真正的作家，是不吝述说过往的。也就是他们无私无畏，让后来人识古鉴今。他们的“真”，给今人识别过往的存在提供有力佐证，给今人识别今天的来由带来车辙。于此，我们可以想见，作家之“真”，与社会与人所存在的关系，有其不可低估的维度。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之于今天，于后来都是不可低估的财富，只不过，作家是最善于利用这笔财富的人。

散文写作的个性表达，应是摒弃伪装后的赤诚流露，有“事无不可对人言”的率真。如徐则臣的《风吹一生》，“回家以后母亲告诉我，每一个旋风都是一个死去的人的灵魂，他们常常来到村里拐带不听话的小孩”，而“我不是很相信，因为没有一个旋风曾经把我拐跑”。这固执的认识，到后来推翻了之前认为祖父及乡邻也是随风老、随风灭的想法。得出结论，“至于老人，使他们衰老的，是岁月和他们自己”。这与谁都无关。风在这里，除了自然的风，应还有人情世故、社会现象之意。

我曾在给朋友散文集的序里说，散文写作是十分自由阔大的行为，但其艺术形式的有力支撑点在于“真”，不管是写生活中偶发的、片段的事与物，或是写“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之文，贵在敞露心扉，行文之思想轨迹在一定的范围内形成通感，给人以阅读之快的同时，到达生活的、知识的另一个台阶。在这里，我觉得还可以加上一句，散文的“真”，于作者来说是反观内心的必由之路，我们将曾经的“真”摆出来，也可以说是给社会留下历史的痕迹，给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可行的依据。当然，文学作品不能完全作为历史资料，但或许能作为一个时期历史的切片呈现。

散文写作中的“细”，那是与自身经历息息相关的。汪曾祺的《葡萄月令》，从葡萄的一月开始写到它的十二月，轻快的语言风格，明细的表达方式，我们完全可以看作是一部种植葡萄的教科书。李娟的《散步》，则把生活的炊烟气息隐藏在鲜活的日常里，明里似乎说的猫，其实是说我妈，一个有爱心而有趣的老太太，可以“借猫”，可以“遛猫”。猫凶狠，可以与狗斗、与牛斗、与“不服”的势力斗，但它却是跟屁猫，是散步队伍里的一员。这个队伍的组成——猫、狗、鸡、鸭、兔子，而队长是我妈，“满脸‘队伍不好带’”，写得妙趣横生，妙境嫣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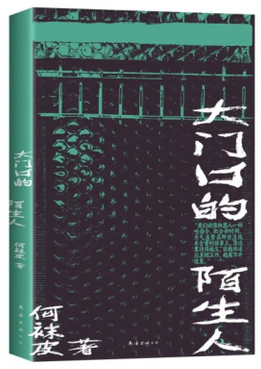
季羡林的《老猫》，细致地描述一个爱猫养猫之人对猫的饮食起居、生老病死等脾性的观察，甚至向猫学习，发出富含哲思的关于人与猫的同与不同、能与不能的追问。刘亮程的《寒风吹彻》，围绕“我”的经历，给我们一个接一个场景，一个接一个画面，最终落脚在母亲身上。这部作品既是对一个时代一个境域的挽歌，也是对自然规律的挽歌。一路阅读，一路疑问随增。如史铁生在《我与地坛》结尾的拷问：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于是乎，好的散文到底是怎样的？与时代的联系又是什么呢？除了笔力、技巧，我认为贵在参与过那种生活，深入过那种生活，感悟过那种生活，所以形成作家的精神原乡；贵在从表达的“真”与“细”里孵化，是为明朗之境。

从《大门口的陌生人》中，窥见流动的中国



■强雯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滚滚洪流中，有这样一群身影——他们身着制服，日夜守护着万千社区的大门。保安，作为符号化的存在往往被业主群体习惯性忽略。青年作家何袜皮的《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正是透过这个“符号”，为我们开启了一场深入当代中国社会肌理的探索之旅，为我们打开了理解当代中国巨大变迁背后，那些关于阶层、空间与希望的隐形通道。

该书源于作者的博士论文。作者选择上海“大地小区”作为田野点，本身就极具深意。这片土地曾是上海最大的棚户区，承载着城市的底层记忆；10余年后，它是拔地而起、容纳6万人的中产阶层堡垒。这种空间上的剧烈蝶变，使保安的角色超越了简单的“看门人”，他们成了站在城乡变迁十字路口的观察者与参与者。

书中深刻揭示，保安并不能真正保证安全，但奇怪的是，在整体治安持续向好的今天，保安行业为何规模不减反增？甚至，有些高档小区还对保安的年龄、身高、健硕有格外的要求？真是出于安全需要，还是某种深层原因？其实这背后，折射的是中产阶层内心深处的不安与焦虑——他们需要得到保障的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安全，更是一种身份与生活方式。

保安，成了这种集体焦虑的安抚剂，不知不觉中成为中高档小区的标配。

本书没有停留在简单的道德批判，而是以冷静的笔触，描绘了保安系统内部复杂的运作逻辑。作者触及了维修基金与停车费构成的争议焦点，以及保安在物业公司、业主与第三方公司之间的周旋。

保安队伍的高流动性，既是其职业吸引力下降的结果，也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庞大底层劳动者的真实境遇——他们缺乏保障，随风浪漂流，是城市里真正的流动大军。

然而，作者也指出，正是这种流动性本身，构成了某种独特的安全阀，使得一些负面因子得以疏散，个体始终怀揣着离开与寻找下一站的希望。

掩卷沉思，阅读这本《大门口的陌生人》具有格外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为人们理解社会复杂性提供了深描。何为深描——通过沉浸式的田野调查，将保安还原为有血有肉、在具体情境中做出选择的复杂个体。它告诉我们，任何宏大的社会命题，如贫富差距、城乡二元，最终都沉淀在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与人际关系之中。

它亦是一次宝贵的向下凝视。这使我们将目光向下，关注那些支撑起城市正常运转的普通民众。这种凝视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平等的、共情的理解。它提醒我们，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恰恰取决于它如何对待其中最不起眼的成员。

《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一座桥，它连接了宏大的国家叙事与微小的个体命运，连接了看似光鲜的中产生活与普通民众现实。它让我们看到，在高速运转的中国，每一个社会角落，都充满了丰富的、动态的，甚至是矛盾的生命力。

阅读它，就是阅读我们身边那些沉默的符号，理解我们自身所处的，这个充满张力又无比坚韧的时代。